

雪岭镇上觅斯影 深切怀念贺先枣兄长

◎郭昌平

2022年12月21日，正是岁末年尾，寒潮来袭，冰手冻脚，疫情反扑，人人自危。阳了两天，还没转阴，刀割喉，水泥鼻，正是痛苦的时候，紫夫打来电话，说先枣兄今天中午离世了，闻此噩耗，不免一惊，悲从中来。

先枣兄病了有一年多时间，今年我去看过他两次，人是瘦得很凶，站立都是问题。但我想总是可以拖一阵子的，起码可以拖到来年，一但开春，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病情或许又有好转，谁想他竟这样匆匆离去，对他来说也算是解脱吧，毕竟在病中，那痛苦是别人无法分担的。

先枣是共和国同龄人，比我大，是我的兄长，这兄长还不仅是因为年龄。我出生时，父亲找人为我算了一命，说我不好带，必须要找一千个亲家，先枣的父亲与我们家是世交，自然就成了我的干爹，先枣在家中是老大，于是他就是我的大哥了。

先枣家弟妹多，他是老大，自然承受的压力要大一点，在我的感受中，他从小就是比较严肃老成的。他们家最早是住在大石包，就一简易的木板房，背后就是跑马山，那时没有后山公路，房子就在山脚下，旁边还有一个大石窖，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住在那里了，在天和殿后面傍着一个石窝又建了一个简易住房，厨房就在石窝中，但不管怎样，总算有了自己的家。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先枣最苦恼的时候，虽然是父母在操心，但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又何尝不是压力山大呢？后来他康定师范校毕业了，分到邓柯县去工作，我们便很少再见到了。

我跟先枣开始交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已经调到了德格县委宣传部当部长，我在甘孜县委宣传部，经常在一块儿开会，有一次他从成都出了差回德格，经过甘孜时拿着他们新买的理光135相机来看我，着实让我眼红，我那时正在跟部里面的老师学摄影，用的还是国产的海鸥牌120双镜头相机，比起他的相机差了几个档次。后来他很少拍摄，一个心写文字去了，这让我为他遗憾了很久，不然他一定会拍出不少精彩的作品。又有一次他到康定去，为我带来了几张他们自己办的县报，虽说不是铅印，但有模有样，也让我羡慕不已。

他比我早两年调到州委宣传部，工作能力强，文章写得好的，卢部长十分赏识，1991年州文联换届，他就去做了州文联的

常务副主席，后来调回部里当了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可以说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们州的宣传文化事业。他的贡献不仅是行政的，更是文学的，与其说他是老部长，还不如说他是我州著名的作家，作为老部长，10多年前他就退休了，但作为作家，他却一直在爬格子的路上。2022年下半年，我州《贡嘎山》文学杂志当时不知道先枣的病情，向其约稿，据《贡嘎山》杂志雍措老师介绍，当年12月8日就收到了他发来的散文《地平线那边》，我听说这事，眼睛都惊大了，他是12月21日去世的，也就是说这篇稿子是他去世前13天发出的，真不敢想象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的这篇散文，那心境，那智慧，那韧性岂是常人可比，实实在在是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其实他是完全有资格获得我州文学创作的终身成就奖的，可惜他没有报，我知道他是从来都不看重这些的，一定是不报。

先枣在邓柯县一个叫浪多的乡下住了很多年，那是牧区，他当过老师，也当过文书，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藏语，更是沉淀了丰厚的生活，我十分惊叹他的记忆力，几十年后居然仍然记得当初在浪多乡的那些地名和人名，以及发生在这些地方和人身上的故事，读他的散文，不仅可以感受文字的美，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人性的美乃至动植物的美。他一说起牛场上的那些事，就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文章也就在这种境界中源源而出。我有几位纯粹是在牛场上出生的朋友，特别喜欢读先枣有关牧场的散文，他们说，读他的这些散文，尤如又回到了那个有着黑色帐篷，绿色草原，白色羊群的家，又闻到了牛奶、牛粪，酥油夹杂的香味。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从他的文章中能读出这些东西，已然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高度的认可，这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得到的待遇。先枣的牧区系列散文，已不是“创作”二字可以概括的，那完全是吃了大量青草之后而源源不断流出的奶。

先枣不仅散文写得好，小说也是一点也不含糊，如果说代表作，必然首推已经公开出版了的中篇小说《雪岭镇》。

先枣同我一样，是康定城土生土长的，对这片土地始终有一个深深的故土情结，一直想以这方土地为背景，写一写我们曾经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充满了各种离奇故事，有着很多光怪人物的高原小城。但我太懒，一直没有动，有一天先枣传了

一份稿子给我，要我看一看，仍然是他那特有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一个叫“雪岭镇”地方的几件人和事，不到5万字，我一口气读完，后来他又写了“雪岭镇”的系列小说《黄金地》和《御林巷》，然后以这三篇小说合成出版了小说集《雪岭镇》，收到书后，甚为高兴，迫不及待的用了两天时间把它读了一遍。那一夜我失眠了，因为这三篇小说中写到的“雪岭镇”，以及镇上的那些人，仿佛我都认识，镇上的那些街街巷巷也都是我曾经走过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翁，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我总觉得这人一定就是那一个，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得让你总觉得是在一场梦中。字里行间，完全能读出他对这座小城那种发自血脉的深情，那种深入骨髓的细微。情不自禁，我当即写了一篇《炉城老韵扑面来》的读后感，我在文章中说：“这是先枣用文笔作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当年老康定的人文风情画。读后犹似喝了一杯陈年老酒，甚是过瘾，老康定当年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街街巷巷，历历在目，呼之欲出……先枣用文笔丰富了康定的生命，康定也因《雪岭镇》而多姿多彩。”

先枣写康定不仅限于一般的散文、小说。还写纪实，他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康定解放的来龙去脉，创作出版了纪实文学《康定解放纪实》，他还写有《康定龙门阵》一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在宣传介绍康定方面，先枣是作出了突出成就的，是对得起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凡是跟先枣接触的人，一定都会觉得先枣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他对谁都客客气气，从来不发脾气，但我却知道先枣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那是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曾写有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布鲁曼》，那是他多年研究布鲁曼的心血结晶，送到出版社去，出版社要他在一些内容上作一些修改，他却认定这些地方不能改，因为这些地方改了，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布鲁曼了，宁不出也不改，我想这就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的主见。

先枣走了，才73岁，就当下而言，还没有活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他走得早了一点，他肚子里沉淀的东西还多，多少人还期待着他再写写浪多，再写写德格，再写写康定，雪岭镇上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阿须草原的传说还在延伸。

先枣确实走了，留下了一连串的期待，这不能不说是甘孜州文学界的一大遗憾。

宽厚的长者 和善的领导 缅怀我的老领导贺先枣

◎范河川

壬寅年末，新冠排山倒海般袭来，我和家人亦未能幸免。高烧昏睡之际，惊闻贺先枣老领导骤然去世的消息，惋惜不已，心像被抽空一般，非常难受。

与贺老相识是他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既是学者型领导，又是执着的文学爱好者，每到基层都会抓紧时间了解当地民风民情。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立足于当地的传统习俗，有人物、有故事、有传承、有情感，还要有深刻的体会，展现出生活的细节，才能让人在写作中与读者发生共鸣，体现出时代的价值。大概是2003年前后吧，他来到白玉县，我时任县政协副主席兼广电局长，陪同贺老带队的工作组开展文化调研工作。初次见面，贺老肯定了我为白玉县文化所做的工作，让我感动不已，深受鼓舞。贺老当时正在搜集布鲁曼的相关资料，他问我山岩戈巴与布鲁曼时代新龙的风俗是否有相同之处？我所写的《中国最后的父系部落山岩戈巴》也才出版不久，贺老也听说了山岩有一句俗语：“梁姑道三岩夏聂几热”，意思是新龙娃和三岩人是兄弟。贺老曾经在德格任宣传部长，非常熟悉与德格土司相关历史的人物和故事，而布鲁曼“暗度陈仓”，长途奔袭，一举将德格土司生擒一直是德格土司历史最大的耻辱。山岩人后来与西藏噶厦政府军队合作，使用“离间计”，游说投降布鲁曼的德格头人反水，最后布鲁曼被藏军所杀。之后山岩人以此要求德格土司减免赋税，拒绝支差，结果德格土司以谈判的名义诱杀了山岩13名戈巴首领，降服山岩。故事跌宕起伏、恩怨情仇复杂，本来就有许多创作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贺老也明确说了他正在创作布鲁曼的长篇小说，

希望通过多搜集一些资料丰富小说的创作。可惜一直未能看到出版，听说是因为图书出版审查原因，出版社希望改动，贺老坚持实事求是，于是大作搁置。

2008年我调州社科联工作，贺老因为年龄原因刚刚从社科联常务副主席退居为调研员，因为原来贺老担任过文联主席，关注热点便转移到文学创作，相同的情趣，于是和他相聚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关于创作的交流更加深入。他先后出版发行了《康藏行吟》《走马康藏》《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事》《康藏高原的曙光——1950康定解放纪实》等作品，期间，有幸为他两部作品撰写评论文章，还和他一起参加了扶贫攻坚纪实文学创作。尔后，我也邀请贺老为“甘孜州我身边的文化遗产征文大赛”作评委，贺老始终保持谦逊、和善的态度，在一起相聚时，他也会开怀畅饮，谈论甘孜州文学创作的问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意见，鼓励年轻人多创作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因为他是我的老领导的原因，我有时候比较正式一点的尊重称呼或敬酒，他总是说：“我都是退休老汉了，不来这一套。再说我在位置上时，都是把你当成朋友，文学创作的笔友。”最记得我写完《康藏麻辣烫——读贺先枣<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故事>再闲聊》发表后，他笑着说：“你这个评论有意思，麻辣烫是大众饮食，既平凡有好吃，年轻人都喜欢，《康藏地名背后的那些故事》但愿年轻人都喜爱。感谢了哈！另外，你的纪实文学《解密三岩帕措》，我看了一下，很有价值，你为家乡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后人会永远记住你。你现在兼任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甘孜州丰富的

民间文化，希望你自已努力创作，同时带一批新人出来，给甘孜州文学输入新鲜血液。”这就是贺老的风范，在我心中一直是宽厚的长者，和善的领导。

这两年因为母亲多病，加上三年疫情，也没有和贺老相聚，本想空了约一约，结果等来了不愿听的消息。可贺老的音容笑貌还不断在我眼前浮现，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老领导，我们身边这些创作人看似平淡的深情友谊，你怎就撒手而去？再不能和你畅谈甘孜州文学未来的繁荣。同时，心中更是还有一大遗憾，因为疫情没能送你最后一程，人世间的无奈在这一刻变成了最深的哀悼。还记得吗？你在写石渠染虫病防治攻坚报告文学时的坚定，眼睛里满满是对农牧民群众的那份牵挂，每每谈起，你总是感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你说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能做好包虫病的防治攻坚。还记得吗？你说甘孜州文学成就的取得不容易，得益于党委政府对民族文学的支持。一个地区要发展，要实现文旅融合，就要尊重那些默默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是他们的心血书写了康巴文化画卷，切忌文人相轻。甘孜文学的成就不是每个平凡人的文学爱好者高原踏雪的痕迹……如今，斯人已逝，任时空渲染你文学创作的永恒光彩，希望你一如既往的在天国注视甘孜州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我们将如你的所愿——为甘孜州文学添砖加瓦努力创作。

时至清明，以此文祭之。愿天堂没有病痛，永享安乐！



清明